



西北人口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ISSN 1007-0672, CN 62-1019/C

《西北人口》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美国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的错位及其深层原因探究
作者：陆杰华，谷俞辰
收稿日期：2023-10-09
网络首发日期：2024-01-09
引用格式：陆杰华，谷俞辰. 美国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的错位及其深层原因探究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美国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的错位及其深层原因探究

陆杰华,谷俞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近年来,美国西语裔/拉美裔依托高人口增长率,取代非裔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推动美国社会、文化、政治面貌发生根本性变迁。从国别人口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与总统大选民调数据,分析西语裔/拉美裔人口结构性变动及其政治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价值。研究结果发现,近40年来拉美裔人口规模持续稳定扩大,未来也将保持较高增速,正成为美国人口及少数族裔增长的首要动力。然而,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存在明显错位,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两个层面:一方面,受人口要素结构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作用,拉美裔参与选举政治的资格不足、意愿较低,且集中居住在特定选区,选民力量没能实现与人口规模的同步增长,严重影响其作为少数族裔的政治表达力量;另一方面,拉美裔涵盖子族裔众多,党派立场相异甚至对立,且群体内部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族裔身份和政治取向比较模糊,没能形成类似其他少数族裔的归属意识和政治团结,造成政治声量的进一步分散。因此,从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两个方面可以发现,拉美裔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向仍处于变动之中,其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角色表征正是人口要素与政治行为叠加的结果,探讨其政治力量与人口规模不匹配的深层原因,体现出国别人口学视角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美国族裔结构;拉美裔;西语裔;选举政治

【DOI】

【收稿日期】2023-10-09

【中图分类号】C9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XXXX)XX-0001-13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编号:20ZDA32)。

【作者简介】陆杰华,男,天津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谷俞辰,女,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从国别人口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族裔结构不仅是单一的人口统计指标和反映人口构成与发展变迁的关键维度,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在西方国家,由于不同族裔群体在生活水平和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权利与机会不平等的背景下,族裔结构上的人口转变对国家未来的政治版图和经济战略发挥重塑作用^[1]。不断变动的族裔力量所带来的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都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到了基于人口变动的人口普查中,如美国各州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在本州内划分众议院选区,普查结果还会影响到州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公共服务投入,以及联邦拨款如何分配到各州地方政府等^[2]。因此,基于人口统计调查相关数据,借鉴以往族裔群体的理论视角及相关实证研究,对丰富和拓展国别人口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近年来,美国各族群不平衡的生育水平推动人口族裔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内白人人口占比稳定

下降,各少数族裔人口力量持续变动,其中,西语裔/拉美裔依靠高人口增长率,在2010年取代非裔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拉美裔人口规模和人口力量的扩大也提高了其在美国国家经济发展、饮食习惯、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3]。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语裔/拉美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比重进一步增长到18.73%,且年龄结构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加年轻,近40年来年龄中位数相比整体水平低7~10岁。受此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中拉美裔选民数量基本与非裔黑人持平,占总选民比例的13%;与此同时,未来将成为选民主体的Z世代中,拉美裔占比超过20%,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选民结构正在出现重要变化,选举政治不再表现为“非黑即白”的传统特征,拉美裔逐渐开始发挥其政治力量。而2020年大选最终结果显示,拉美裔选民整体上仍然延续了对宽松族裔政策的支持,作为民主党的票仓,对拜登的支持率达到65%,拉美裔增长较快的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甚至在此次大选中以微弱优势翻蓝^[4]。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拉美裔的政治声量与其人口规模明显呈现出不匹配的特征,且其族裔身份认同和党派立场仍较为模糊,对民主党的政治倾向并不稳定,2020年大选中,拉美裔对共和党的支持率相较于2016年(28%)有所上升(32%),即“西裔特朗普选民”扩大^[5],体现出拉美裔不同于美国其他族裔群体的政治取向特征。

从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和总统大选基本情况来看,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经济模式转型加剧了群体矛盾,长期以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则进一步强化了种族对立^[6],族裔相关议题与其他社会矛盾以及新冠疫情叠加,在2020年大选中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另一方面,受人口结构和群体特征的作用,各族裔选民的投票模式和影响力仍处于变动之中,对未来美国选举政治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国别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同时借助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华盛顿邮报及CNN出口民意调查的数据,关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美国西语裔/拉美裔群体,阐述其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的基本特征,着重探究其人口力量没能转化为政治声量的深层原因,从而达成国别人口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视角的结合。

二、概念界定与相关文献评述

(一)西语裔/拉美裔(Hispanic/Latino)界定和范围

西语裔/拉美裔(Hispanic/Latino)的概念提出及其界定涉及到种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的区别。美国政府最初对国内人口种族的统计口径仅分为白人、非裔、印第安人、其他四类,墨西哥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波多黎各裔美国人、多米尼加裔美国人、哥伦比亚裔美国人等均被归为白人,族裔群体尚未作为独立概念在美国社会中普及。而随着人口变迁走向多样化、复杂化,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进行了第一次重大尝试,一部分美国人口(5%)被问及起源或血统是否来自以下类别:“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中美洲或南美洲人、其他西班牙文化或起源”,其中“起源”指本人或父母、祖先在抵达美国之前的民族、血统或出生国^[7]。但这一尝试引发了很多争议,如模糊的调查术语排除了第二代西语裔,还导致生活在美国南部或中部地区的数十万人被错误地归入“中美或南美”类别^[8]。

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94-311号公法》,首次要求收集和分析“美国有西班牙语国家出身和血统的群体”数据。次年,美国政府成立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将“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中南美洲和其他任何有西班牙语国家文化背景和血统的人”确立为西班牙语族裔群体,具体标准为:讲西班牙语的人和属于讲西班牙语的家庭的人;出生地点具有西班牙遗产的人;自我认同是拉丁美洲的人,不包括巴西^[9]。根据这一标准,西语裔涵盖了西班牙语的发源地西班牙(Spain)、美国在加勒比海的自治邦波多黎各(Puerto Rico),以及拉丁美洲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18个国家:墨西哥(Estados Unidos Mexicanos)、哥伦比亚(Colombia)、阿根廷(Argentina)、秘鲁(Perú)、委内瑞拉(Venezuela)、智利

(Chile)、厄瓜多尔(Ecuador)、危地马拉(Guatemala)、古巴(Cuba)、玻利维亚(Bolivia)、多米尼加(República Dominicana)、洪都拉斯(Honduras)、巴拉圭(Paraguay)、萨尔瓦多(El Salvador)、尼加拉瓜(Nicaragua)、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巴拿马(Panamá)、乌拉圭(Uruguay),但不包括葡萄牙和使用葡萄牙语的巴西,以及来自西班牙语国家但不讲西班牙语且不认同西班牙语文化的人,即划分标准为语言文化特征而非肤色和种族。从1980年人口普查起,受访者开始需要回答“是否有西班牙语国家血统?”的问题,并延续至今^①。

相较之下,拉美裔(Latino)是基于地理学而非语言学的界定概念,涵盖了地理意义上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人(包括巴西,但不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1997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修订了收集种族和族裔数据的标准,重新定义了美国种族的五大分类,即白人、黑人、亚裔、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并正式规定拉美裔(Latino)与西语裔(Hispanic)作为族裔概念同时使用^②,根据这一标准,来自拉丁美洲的、讲葡萄牙语的巴西裔美国人是拉美裔而非西语裔^③。

不难发现,西语裔/拉美裔的概念界定融合了文化(西班牙语)和地理(拉丁美洲)方面的群体特征,二者范围的主要区别在于巴西裔的界定,但巴西裔在拉美裔中的占比较低,西语裔美国人中更多的是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古巴裔、多米尼加裔、哥伦比亚裔等使用西班牙语或持有西班牙文化的群体。同时,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指南中明确指出,“西语裔”和“拉美裔”作为身份类别的界定,均属于泛族裔术语,旨在描述并总结居住在美国的具有该族裔背景的人口^④,与“种族”同为联邦统计系统中的调查口径,即个体的种族和族裔属性并不冲突,作为拉美裔的美国人可以被归为任一种族类别,不同种族的美国人也会被区分为拉美裔或非拉美裔。而个体在回答人口普查的种族/族裔识别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自己是否属于西语裔/拉美裔群体,而后再进一步区分原籍国的具体归属。

(二)既往美国拉美裔人口政治影响的相关文献

西语裔/拉美裔在美国选举政治领域一直是被忽略的少数族裔群体,直到2010年跃升为美国的第二大族群和第一大少数族裔后,才逐渐发挥更多的政治价值和效用,在选举政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摇摆州”)。美国和拉丁美洲学界对拉美裔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与其政治地位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美国墨西哥裔发起旨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奇卡诺运动”(Chicano Movement)后,相关研究开始兴起,而后伴随美国官方政府对西语裔/拉美裔这一族裔群体划分的明确和清晰,奇卡诺研究中心、拉美和加勒比海研究中心等针对西语裔群体的研究机构逐渐建立,进一步推动西语裔/拉美裔的族裔概念明朗化。而对于拉美裔政治行为及政治取向的研究,基本从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及其与族裔结构特征的关联展开。一方面,对于拉美裔选举投票水平落后于族群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的突出特征,有研究提出“归化”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即许多新移民尚未成为公民,或是其子女尚未满投票年龄,导致拉美裔移民在获取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出现显著延迟^[10]。对于这一庞大的未获公民权的拉美裔群体而言,他们更可能通过参加集会和公开会议、为政党或候选人做志愿者、请愿捐款、联系官员等非选举政治方式来表达自身诉求^[11]。也有研究进一步使用宏观数据,将拉美裔的选举投票与其人口特征联系起来,提出族裔内部同样存在阶级差异,即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雇佣情况的拉美裔人口在选举中的投票率不同^[12]。另一方面,就有投票权的拉美裔群体而言,由于族裔组成多元,其党派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而非族群识别)^[13],尽管在经济、移民、医疗保险等议题上,拉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基本保持一致,政治取向偏向民主党^[14],但受文化因素作用,

① 考虑到西语裔类别被正式纳入人口普查是在1980年,后文对西语裔/拉美裔人口变迁的讨论跨度为1980~2020年的40年间。

② 拉美裔首次出现在美国人口普查是2000年,相关问题调整为“此人是西语裔/拉美裔/西语文化背景吗?”

拉美裔同时持有与共和党相似的保守宗教观和价值观,且愿意为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跨越党派和种族界限,这一点与党派取向坚定的非裔存在明显区别^[15]。

国内学界对西语裔/拉美裔群体的研究通常从其人口变迁出发,包括移民来源和群体分类、人口规模与增长水平、地域分布及生存状况等,着重探讨其贫困问题^[16]、人口素质问题^[1]、非法移民问题^[17],或是基于国际迁移理论对拉美裔移民原因提供解释路径^[18]。在拉美裔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方面,学界对人口规模、地区分布、年龄结构、家庭情况对拉美裔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展开分析^[19],并根据拉美裔在“摇摆州”的战略地位、两党争取拉美裔选票的手段、选区重划与国会席位的调整等方面分析拉美裔的政治声量和大选影响力^[20],或是更进一步探究在初代移民完成人口再生产后,本土拉美裔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及其选票如何影响政治版图的变化^[21]。在拉美裔的政治认同方面,国内学界提出美国少数族裔同时保有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22],尤其是对于拉美裔而言,作为国家官方统计口径的西语裔/拉美裔的单一标签模糊了不同来源国、不同代际、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界限,难以完全代表拉美裔美国人对身份的复杂认知^[3],实际上,拉美裔群体内部的政治立场存在鲜明差异^[23]。

迄今,学界对拉美裔人口结构变迁及其与选举政治互动的研究还存在明显欠缺:一是相关研究探讨拉美裔参与美国大选的基本特征时,所用数据大多早于2010年甚至2000年之前,但最近的2~3次大选中已经出现大规模可供参考、分析和使用的最新数据,拉美裔人口规模与增速、地区分布、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国内学界的关注点仍集中在亚裔群体,对西语裔/拉美裔的研究有限、起步较晚,且多为经济和文化议题,将拉美裔人口变迁特征与其政治参与结合的讨论较少,也尚未对其投票行为和投票选择的内在原因展开分析。而西语裔/拉美裔的人口变迁不仅反映出美国整体族裔结构的变动,这种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之间的张力还涉及到美国移民国家和选举政治的深层机理,对这一综合性人口学议题的探讨有助于国别人口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视角的补充。

三、美国西语裔/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的错位现象

二战后,美国拉美裔人口力量持续增长,为获得经济发展机会、逃避政治迫害等,拉丁美洲、西班牙等地区的拉美裔人口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进入美国境内,成为第一代移民,而后拉美裔移民率和出生率始终稳定在高位。不过,进入21世纪后,受生育率下降^①和移民放缓^②影响,拉美裔人口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的5.44%下降到2020年的2.33%^③,但增速仍高于亚裔之外的其他群体。基于这一高人口增长率,1980年至2020年的40年间,美国拉美裔人口总量从1 461万增长到6 208万,占总人口比重也从1980年的6.45%上升到2020年的18.73%,并在2010年超越黑人成为美国第二大族裔群体,仅次于非西语裔/拉美裔白人。根据布鲁金斯学会预测,到2050年西语裔人口将超过1亿,占届时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4],预示着其在美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迁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见图1)。

长期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也使拉美裔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族裔群体之一,其人口力量相应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1980~2019年的近40年间,尽管美国人口整体趋于老化,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30.0上升至38.4,但拉美裔年龄中位数持续且稳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0岁,2019年仅为29.8岁^[25]。而人口的年轻化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育龄人口的规模及生育潜力,形成人口数量高增长和

① 生育率从2006年每1 000名拉美裔女性生育98.3个新生儿的峰值下降到2015年的71.7个,体现出鲜明的人口转变特征。

② 2006年外国出生的拉美裔人口占拉美裔年人口增长的40%,但到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4%。

③ 人口年均增长率依据人口普查每十年人口增长数量计算得出。

年龄结构年轻化的互促互进,体现出人口各要素的延迟性作用和人口变动的规律性结果。具体到2000~2010年的10年间,西语裔在18岁以下的美国人口中甚至已占到四分之一,而18岁以下的白人人口则出现绝对数量减少。到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时,随着白人占比最高且人口规模最大的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全部进入到55岁以上年龄段,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为出生于1981年及以后的千禧一代或更年轻世代。这种年龄结构变动与族裔结构变动叠加,X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中白人规模不断缩小,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人口族裔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据预测,到2045年少数族裔人口将超过白人人口,到2060年,白人将仅占18岁以下人口的36%,西语裔占比则上升到32%^[26],或将成为美国未来人口增长的关键动力。

此外,拉美裔不断增长的人口力量突出表现在美国西南部地区。1980~2010年,西语裔/拉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西部(超过40%)和南部(超过30%),东北部和中西部占比分别为15%和8%左右,不过,30年间西部居住的拉美裔人口从42.81%降低到40.80%,南部则从30.63%提高到36.11%^[25],说明拉美裔也呈现出向其他地区分散和转移的小幅变动。从与其他族裔的数量关系来看(如图2),1980年以来拉美裔占西部总人口比例最高且增长最快,已经从14.49%上升至28.63%,其次为南部、东北部、中西部。近年来,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等地白人占比不到55%,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的白人比例甚至低于50%,相较之下,中西部始终是拉美裔分布较少的地区,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等州的白人比例仍在75%以上^[1]。这不仅是因为西部和南部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拉丁美洲地区,很多区域在历史上甚至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割让给美国的领土^[27],还因为不断迁入的移民群体在西南部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的族裔社区,形成了更能满足拉美裔心理和精神需求的区域文化^[28]。同时,西部和南部在21世纪后经济高速增长,衍生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为移民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27],吸引了拉美裔不断迁移和集中到这一地区,加强了其在地社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基于以上拉美裔人口力量的变动特征,进一步借助美国大选数据,考察其政治声量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在美国2020年大选中,千禧一代(1981~1996年出生)与Z世代(1997年后出生)合计占比36.83%,代替婴儿潮一代(29.02%)成为最大的合格选民群体,其中第一次大规模参加总统大选的Z世代中符合投票条件的选民达到2293万,占选民总数的9.9%,X世代(1965~1980年出生)占比24.79%,而沉默的一代(1946年前出生)占比最低,仅为9.36%。据皮尤研究中心预测,到2036年,千禧一代、Z世代和Z世代之后尚未命名的一代将占选民的60%,婴儿潮一代将仅占合格选民的17%,沉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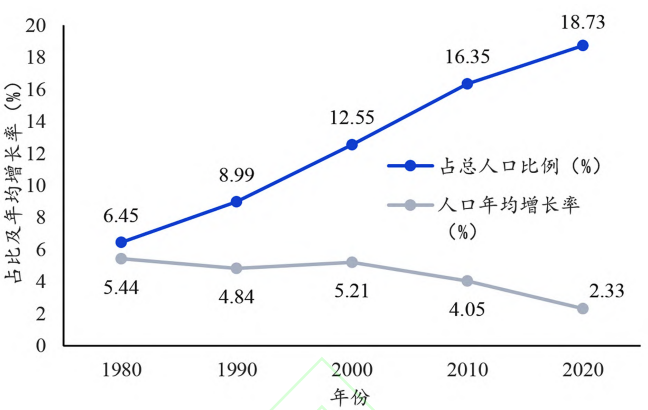


图1 1980~2020年西语裔/拉美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比例及人口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DB/OL]. <https://www.census.gov>, 2022-06-05,图2、图4、图5、图7、图9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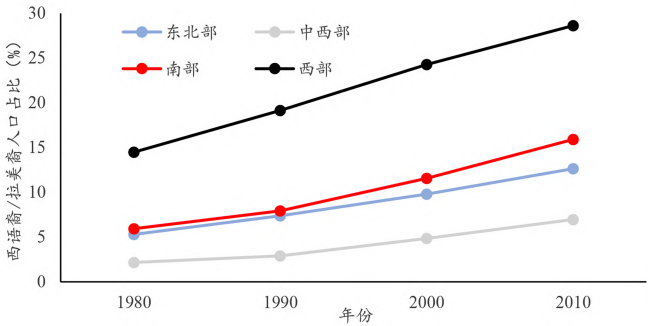


图2 1980~2010年西语裔/拉美裔占各区域总人口比例(%)

代将几乎完全消失^[29]。而Z世代的明显特征是白人比例大幅降低,少数族裔急剧增加,相比于婴儿潮一代中82%是白人,千禧一代61%是白人,Z世代中白人仅占52%,而拉美裔占比高达25%,黑人占14%,亚裔为6%^[30]。如图3所示,受选民年龄结构和族裔结构叠加的影响,2020年,拉美裔合格选民达到创纪录的3200万人,占比从1992年的4.9%上升至13.3%(其中男女分别占5%和8%)。据布鲁金斯学会推算,白人占合格选民的比例到2036年将下降到59%,黑人等其他族裔合格选民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而拉美裔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到2036年将上升至19%^[24]。然而,拉美裔13.3%的合格选民占比仍远低于其人口占比(18.7%),且实际投票选民的占比相较于合格选民占比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约为11%)。由此可见,尽管人口规模是拉美裔具备政治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但其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在选举政治中的选民力量,即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在政治参与层面出现第一次错位。

同时,从2020年大选的投票模式来看,拜登以65%比32%赢得了西语裔/拉美裔群体的支持,作为移民群体,拉美裔人口长期以来在就业、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民主党所坚持的最低工资制度、平等经济机会、政府公共服务、医疗保健制度等直接关系其切身利益^[27]。不过,相较于上一次大选,2020年西语裔/拉美裔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而尽管特朗普在任期内实施了许多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政策,但共和党在拉美裔选民中的得票率从2016年的28%上升至32%,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等关键摇摆州,两党在拉美裔选民支持率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上述数字说明,人口规模庞大的拉美裔选民尚未完全形成一致的政治取向,共和党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等保守主义主张迎合了部分西语裔人口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31],加之特朗普阵营的持续动员,有效提高了拉美裔选民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6],且这一支持率相较于其他少数族裔更高^[32]。这也导致拉美裔选票的严重分散和政治声量的进一步削弱,即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在政治立场层面出现第二次错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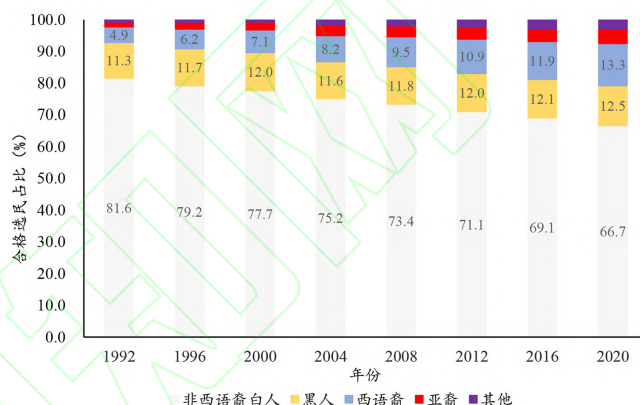


图3 1992~2020年美国各族裔合格选民占比(%)

数据来源: Pew Research Centre. Dissecting the 2008 Electorate: Most Diverse in U.S. History[EB/OL].<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2009/04/30/dissecting-the-2008-electorate-most-diverse-in-us-history>, 2022-06-20。

四、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错位的深层原因:政治参与不足

拉美裔人口力量和政治声量的第一层错位发生在政治参与方面,在美国选举政治下,各族裔群体的政治效能首先要通过选民登记和投票实现^[6],即受到合格选民结构、登记选民结构以及投票选民结构的共同影响^[33],但拉美裔人口存在选举资格不足、参与意愿较低、影响范围有限等方面问题,造成其合格选民和投票选民的占比远低于人口占比。

合格选民是指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即18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①,但并非所有移民都有资格申请公

① 主要分为出生即公民的人口和获得公民资格的移民。出生即为美国公民的人包括出生在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或其他美国领土的人,以及出生在其他地方但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美国公民的人。移民指出生在美国、波多黎各或其他美国领土以外,父母不是美国公民的人,当移民满足成为美国公民的居留期限和其他要求,即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

民身份,根据2011年版美国法典相关规定(United States Code, USC),需要满足的要求包括:年满18岁;到申请之日时已连续在美国居住五年;能说、写、读、懂基础英语;了解美国历史和联邦政府相关问题。如果担保配偶在三年内一直是美国公民,则可以在连续合法居留三年后入籍;外国出生的未成年子女在其父母入籍后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被美国公民收养的、外国出生的未成年子女也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此外,公民身份申请的总费用为725美元(包括640美元的申请费和85美元的生物识别服务费),该价格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困人群获取合法的公民身份^[34]。截至2020年大选时,全国18岁及以上的公民人数为2.32亿人,占18岁以上总人口的91.8%,而这部分潜在选民转化为实际选民需要先进行选民登记,最终登记的选民人数为1.68亿人,登记选民中的1.55亿人最终完成了有效投票,投票率高达66.8%^[29]。但与其他种族或族裔群体相比,许多拉美裔是年轻人(超过30%未满18岁)或非公民成年人(占比近20%,其中一半以上是非法移民),这是由上文所讨论的拉美裔年龄结构年轻化及其移民特征所直接决定的。

从其他数据也可以发现拉美裔合格选民与实际选民占比较低的问题(见图4、图5):一方面,单年截面数据上,西语裔以全体人口和公民两个基准衡量的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的差距始终大于全国水平,说明人口力量并不等同于公民力量,西语裔因合格选民占比低,在选举中并未展现出与其人口规模相符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从各年追踪数据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语裔合格选民的政治参与意愿较低,2020年全国选民登记率达到73%,拉美裔为61%,低于白人(77%)和黑人(69%),投票率仅为54%,同样低于白人(71%)和黑人(63%),没有达到政界对拉美裔选举投票大幅提高的预期。

对于这一现象,有研究认为,拉美裔的教育、收入、就业等社会经济状况极大影响了其投票行为,其中受教育程度是政治活动参与的重要作用因素^[21]。如图6所显示,1980~2020年间西语裔与非西语裔白人在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差距日渐扩大,呈现出明显的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极化的发展态势。1980年,约25.7%的拉美裔收入低于贫困线,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7.0%,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4%,以及非西语裔白人的8.2%^[35]。而西语裔与非西语裔白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40年间虽然有大幅上升,前者从4.34万元上升至5.91万元(以2019年美元计),后者从6.33万元上升至9.10万元,但可以发现二者的收入差距并未显著缩小,这主要由于拉美裔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缺乏专业技能和职业竞争力,所从事的行业多为低薪低技能的底层工作,在劳动力市场被视作廉价的劳动力来源^[36],这种偏见也进一步限制了拉美裔及其后代实现职业上升和流转的可能性^[37]。除教育和收入的基本指标以外,拉美裔在住房、保险、医疗等方面的经济条件上也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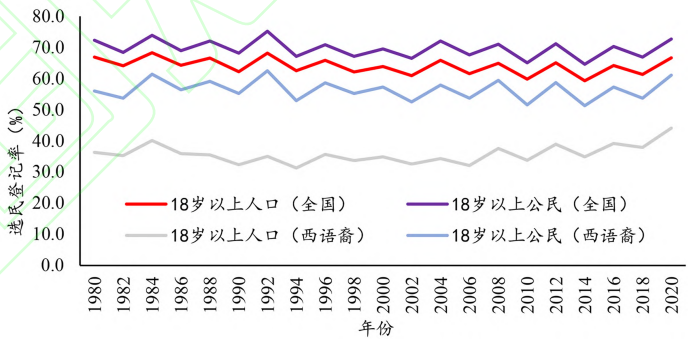


图4 1980~2020年全国选民与西语裔选民登记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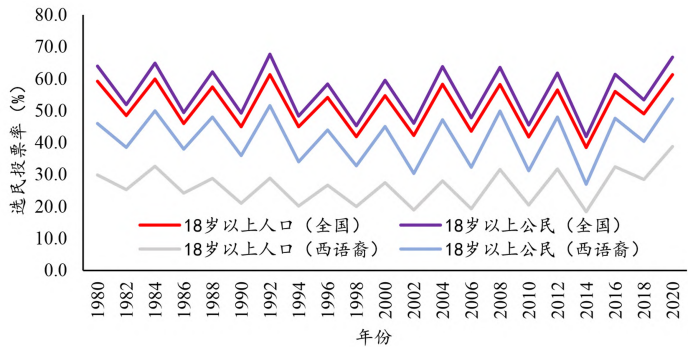


图5 1980~2020年全国选民与西语裔选民投票率(%)

于美国平均水平,不及非西语裔白人、黑人等其他族裔群体^[31]。由此可见,虽然拉美裔群体的教育情况和收入水平在代际间有所改善,但长期以来,其在社会经济力量方面与其他族裔存在结构性差距,且这种生存状况和弱势地位没有明显的改善趋势^[37]。因此,即使未来西语裔/拉美裔合格选民数量和占比可能随其人口基数上升而提高,但教育和收入状况的边缘地位导致其政治参与的意识与意愿明显低于非西语裔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38],合格选民难以通过实际投票转化为选举力量,阻碍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声量。

此外,即使不考虑拉美裔人口力量向合格选民、投票选民两次转化过程中的流失,拉美裔选民的聚集分布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其对选举结果的作用。受到拉美裔人口长期集中居住在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影响,在2020年大选中,超过一半的拉美裔合格选民(18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居住在美国435个国会选区中的65个选区,三分之二甚至集中居住在五个州,仅加州就拥有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拉美裔选民(790万),得克萨斯州以560万位居第二,其次是佛罗里达州(310万)、纽约州(200万)和亚利桑那州(120万)。而拉美裔合格选民占比最高的州是新墨西哥州(43%),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州(30%)、得克萨斯州(30%)、亚利桑那州(24%)和佛罗里达州(20%)^[39],其中,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为重要摇摆州。不过,尽管近几年大选中拉美裔曾在摇摆州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但在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模式下,拉美裔选民的投票效用仅仅凸显在局部地区,对美国大多数州的选举结果影响有限^[40],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致性的“集团投票”(voting bl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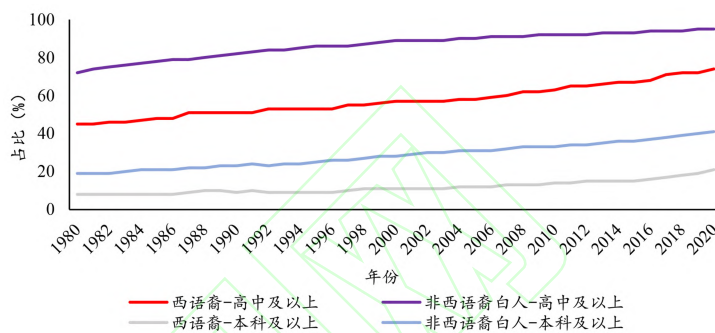


图6 1980~2020年25岁及以上成年人拥有高中学历和本科学历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 Pew Research Centre. Racial and Ethnic Gaps in the U.S. Persist on Key Demographic Indicators [EB/OL].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actives/racial-and-ethnic-gaps-in-the-u-s-persist-on-key-demographic-indicators>, 2022-06-15。

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错位的深层原因:政治立场相对模糊

美国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错位的另一层面在于自身组成的多样性,及其衍生出的多元政治取向。虽然学界普遍将拉美裔作为整体来考察,但初代移民的原籍国组成多元、构成复杂,同时随着其逐渐完成人口再生产,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生的拉美裔人口增速明显加快,第二、三代拉美裔规模扩大。这一鲜明的代际和子族裔差异导致西语裔/拉美裔无法达成一致的群体诉求,也很难保持对某个政党稳定的、高度的支持,体现出与其他少数族裔不同的身份与政治认同特征^[31],也极大影响了拉美裔政治合力的发挥^[40]。

(一)代际差异: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群体联结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近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10年中,拉美裔的高人口增长主要源于本土出生的移民后代数量增长,如图7所示,2010年前后,国内出生的拉美裔人口数量增长明显加快,与国外出生的人口增速差距拉大,说明随着初代移民普遍完成了人口再生产,其人口增长转向依赖于自然增长而非国际移民,一代移民人口比重下降、本土出生人口比重上升。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分析同样显示,2019年大约三分之一(36%)的拉美裔人口是一代移民,另外三分之一的拉美裔在美国出生,至少有一个移民父母,即第二代移民(34%),其余30%的拉美裔属于第三代及以上,即

他们的父母同样也在美国出生。而二代及以上的拉美裔移民不像父辈一样出生于原籍国,不再将族裔作为自己主要的身份特征,而是保留了对美国主流文化和本族裔价值观的双重认同,这也导致不同代际的拉美裔群体对于西语裔/拉美裔这一泛族裔术语的认可度相差较大,96%的在外国出生的拉美裔最常使用其原籍国或西语裔/拉美裔来描述自己的身份认同,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及以上拉美裔群体中,这一比例却显著下降,分别为78%和67%。而最常使用“美国人”一词来形容自己的比例从一代移民中的4%上升到第二代中的22%和第三代及以上拉美裔中的33%,说明二代及以上拉美裔人口对族裔身份的认知出现了根本转变。相应地,绝大多数第三代及以上的拉美裔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典型的美国人(79%),远高于一代移民(37%)和二代移民(67%)。

而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1月的调查中,不同代际的拉美裔对族裔文化背景的认知程度也存在差异。图8显示,整体上77%的西语裔/拉美裔表示对自己的族裔文化背景非常熟悉,高于非西语裔白人(54%)和黑人(59%),71%的西语裔/拉美裔移民表示与自己的族裔文化连接紧密,同样高于非西语裔白人(36%)和黑人(61%)。不过,虽然拉美裔大多对自身族裔背景较为熟悉,但只有54%的人认为这一族裔出身至关重要,高于非西语裔白人(23%),与黑人(55%)持平。同时,不同代际的族裔文化认同存在显著差异,一代移民中的83%认为自己文化起源非常熟悉,81%与西班牙语或拉丁美洲文化环境联系紧密,61%重视自己的族裔文化,这一比例在第二代拉美裔移民中分别为75%、71%、51%,第三代及以上进一步下降到65%、63%、47%,对自身族裔文化背景的了解和认可逐渐降低。

在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外,二代及以上拉美裔移民对同族裔群体事件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侧重的政治议题也逐渐由移民政策转向就业、教育、公共安全等民生问题^[31]。总体上,有58%的拉美裔成年人表示发生在其他拉美裔身上的社会事件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在一代和二代移民中,20%的拉美裔报告与其他拉美裔存在强烈的联结感,约40%的拉美裔认为同族裔人口的遭遇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共计约60%,而这种命运联结感在第三代及以上移民群体中降至44%^[41],即同化现象在新生代拉美裔中更加普遍^[40]。随着拉美裔的族裔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减弱,其政治倾向日益显示出与其他少数族裔相异的特征,民主党所依赖的多种族联盟可能失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2]。如得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县查巴塔的拉美裔占比高达95%,但当地的墨西哥裔大多为美国本土出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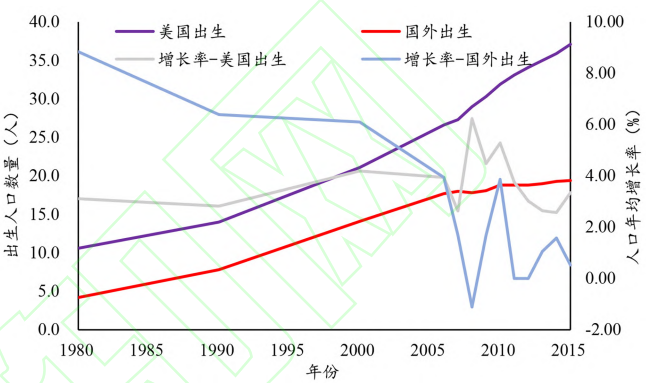


图7 1980~2015年西语裔/拉美裔在美国和国外出生的人口数量(百万)及年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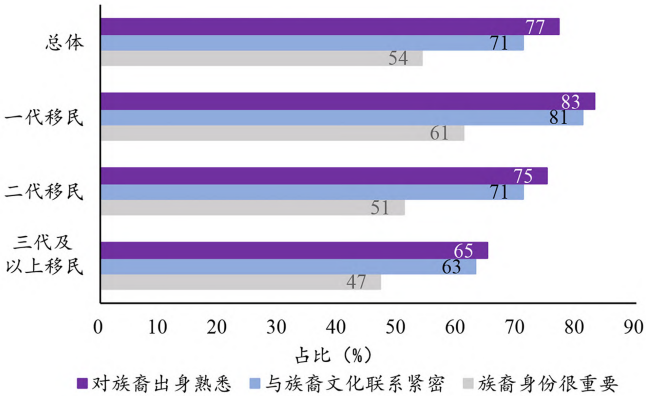


图8 2020年美国西语裔/拉美裔人口族裔身份认知情况(%)

数据来源: Pew Research Centre. Black and Hispanic Americans See Their Origins as Central to Who They Are, Less So for White Adults [EB/OL].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1/05/14/black-and-hispanic-americans-see-their-origins-as-central-to-who-they-are-less-so-for-white-adults>, 2022-06-15, 图10同。

二代及以上移民,对移民政策的关注度和族裔群体的认同度较低,更加注重经济议题,因此,2020年大选中,该县拉美裔对共和党的支持率达到52%,相较于2016年大选提高了20%,这也是2020年西裔特朗普选民继续扩大的内在原因^[22]。

(二)子族裔差异:多元的原籍国结构

在代际之外,拉美裔多元的母国结构也使其相较其他少数族裔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政治倾向和更加模糊的党派立场。从统计口径上看,西语裔/拉美裔群体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0余个国家,而由于便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距离,美国西语裔/拉美裔人口主要为墨西哥裔,1980-2010年间占比基本稳定在60%左右,波多黎各裔、古巴裔等其他子族裔群体占比则呈波动持平态势(见图9)。

虽然来自不同国家的拉美裔语言体系与宗教信仰基本一致,但族裔观、经济地位、原籍国政治差异较大,各亚群体的政治诉求相异甚至对立。对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族裔识别问题和统计口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自己的族裔身份,约四分之三(76%)的拉美裔人表示,人口普查的族裔识别问题对他们身份反映得“非常好”(44%)或“比较好”(32%),而23%的拉美裔人表示,这一口径识别得“不太好”(17%)或“根本不好”(5%)

(详见图10),对人口普查的族裔识别评价相较其他族裔更差。而在描述行为上,47%的拉美裔美国人最常以原籍国来描述自己,如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或萨尔瓦多等,39%的人使用“西语裔”或“拉美裔”的官方泛种族术语,14%的人倾向于将自己描述为美国人,在描述偏好上,27%的人更喜欢“西班牙语裔”,18%的人更偏向“拉美裔”,其余(54%)则没有明显偏好^[10]。由此可见,由于拉美裔的族群划分产生于美国联邦统计体系分类而非自发形成,其更认同原籍国标签(如墨西哥、古巴或厄瓜多尔)而不是泛种族术语^[43],族裔身份被更多地作为政府官方统计用语和民权组织激励语言使用^[22],在推进族群内部政治立场和党派认同团结一致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受此影响,拉美裔总体表现为支持民主党的倾向,并不是其作为整体形成了稳定一致的政党立场,而是因为占拉美裔总人口超过70%的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更认同民主党的政策取向;相较而言,古巴裔和哥伦比亚裔因其保守价值观念和母国历史因素,始终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31]。以佛罗里达州为例^[27],该州合格选民中约有五分之一是拉美裔,而古巴裔聚居迈阿密地区,占该州拉美裔选民的三分之一,具有明显超过其人口规模的政治影响力,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56%的选票,将共和党在该州拉美裔选民中的得票率拉高到46%,相较于2016年提高11个百分点,但佛州拉美裔选民中的另一重要群体波多黎各裔历来更倾向于民主党,特朗普在该群体中的得票率只有30%^[1]。

因此,随着在美国国内出生的拉美裔人口不断增长,其对移民政策和族裔不公问题的关注度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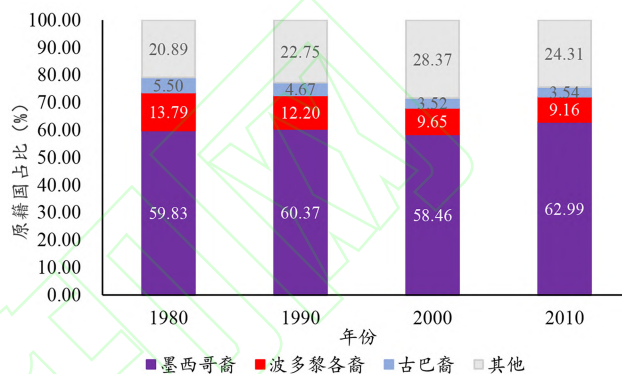


图9 1980~2010年西语裔/拉美裔人口主要原籍国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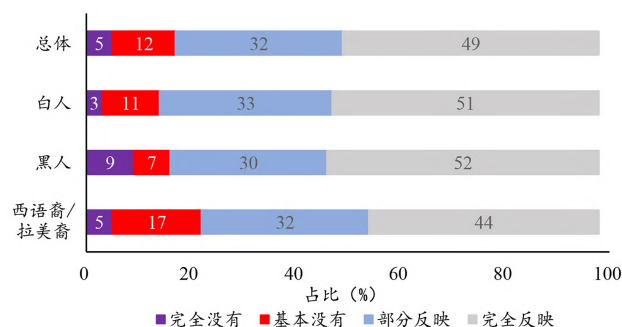


图10 2020年西语裔、非西语裔白人与黑人群体对人口普查族裔识别问题的评价(%)

降,不同原籍国的历史文化差异也在族群内部形成分化的价值取向。西语裔/拉美裔的族裔身份对其而言是与日常生活和政治认同无关的标签^[44],族裔身份政治与政党立场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拉美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

六、总结与讨论

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下,族裔结构不仅是单一的人口统计维度,还涉及到复杂的两党博弈与政坛竞争。随着近年来白人人口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少数族裔人口占比不断提高,美国族裔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迁。在这一背景下,基于族裔口径的人口要素的变化特征,与美国未来的政党运作和政策取向紧密联系,应从国别人口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讨论各族裔之间的力量角逐对美国未来战略版图的重塑作用。

传统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群体,以及“黑白二分”的社会政治,但随着拉美裔人口的快速扩张,其正在成为影响美国经济、政治、文化表征和方向的重要力量。本研究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1980年以来,美国拉美裔人口增速始终稳定在较高水平,尤其是在美国西南部地区,逐渐成为总人口及少数族裔增长的首要动力,其年轻的年龄结构又与人口数量高增长形成循环互促,保证了人口的长期发展动能。然而,拉美裔合格选民与投票选民的规模尚未实现与总人口同步增长,且族裔身份认同和党派立场较为模糊,其现阶段及未来持续增长的人口力量并没有有效转化为族裔群体的政治声量,拉美裔选民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向仍处于变动之中,或将加剧其作为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劣势和身份认同危机。

本研究进一步参考皮尤研究中心、华盛顿邮报及CNN出口民意调查的数据,发现拉美裔政治声量和人口规模的不匹配源自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方面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拉美裔受其人口要素结构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作用,合格选民占比较低,且选举登记和投票积极性不足,政治参与的意识 and 意愿有待提高,地区分布集中的特征使其投票效用仅能凸显在局部地区,严重影响其作为少数族裔的政治表达力量。另一方面,随着不同原籍国的拉美裔移民逐渐完成人口再生产,官方的种族和族裔标签无法全面、精确地体现美国拉美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份认同,西语裔/拉美裔内部存在难以被泛族裔标签概括的代际和亚群体差异,没能形成类似非裔群体的归属意识与政治团结,造成政治声量的进一步分散。根据华尔街日报在2021年11月的民意调查数据,西语裔选民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分别为44%和43%,已基本持平^[45],这意味着其群体内部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可能成为消解族裔身份政治的动力。

从长远看,拉美裔人口力量和政治声量的错位将对美国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22]。到2050年,拉美裔人口将增至1.28亿,占美国总人口的29%^[46],届时将不存在绝对多数的族裔群体,而人口规模的增长必将提高其政治表达与政治诉求的需要,如何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效能,激发仍在沉睡的巨大政治潜力,对以拉美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而言是愈加迫切的问题。而从国别人口学视角出发,讨论其人口力量和政治声量的错位现象,及其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方面的深层原因,对于理解美国选举政治和拉美裔群体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付随鑫.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2020年大选和两党格局的影响[J]. 美国问题研究, 2021(1): 76-91+215.
- [2] 楚树龙, 方力维. 美国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J]. 美国研究, 2009(4): 75-89+5.
- [3] 郭洁. “我们是谁?”——关于拉美裔美国人身份认知的换位考察[J].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3(6): 254-266.
- [4] CNN. Exit Polls 2020 [DB/OL].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 2022-6-15.

- [5] 何晓跃.“西裔特朗普选民”与美国2020年大选[J]. 国际展望, 2019(6): 130-149+155.
- [6] 张帆. 人口族裔结构与2020年美国大选[J]. 国际研究参考, 2021(3): 1-9.
- [7] Census Bureau U S. 1970 Census Questionnaire [DB/OL]. https://www.census.gov/history/pdf/1970_questionnaire.pdf, 2022-6-5.
- [8] Pew Research Centre. Who is Hispanic? [EB/OL].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9/23/who-is-hispanic>, 2022-6-5.
- [9] Wonder C D C. 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EB/OL]. <https://wonder.cdc.gov/wonder/help/populations/bridged-race/directive15.html>, 2022-6-5.
- [10] Passel J S. Election 2004: The Latino and Asian Vote [J]. He Nonpartisan Urban Institute Publishes Studies, reports, and Books on Timely Topics Worthy of Public Consideration.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Sh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Urban Institute, Its Trustees, or Its Funders, 2004.
- [11] Hero R E, Campbell A G. Understanding Latin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ploring the evidence from the Latino national political survey [J].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996(2): 129-141.
- [12] Arvizu J R, Garcia F C. Latino Voting Participation: Explaining and Differentiating Latino Voting Turnout [J].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996(2): 104-128.
- [13] Michelson M R. Does Ethnicity Trump Party? Competing Vote Cues and Latino Voting Behavio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2005(4): 1-25.
- [14] Huddy L, Mason L, Horwitz S N. Political Identity Convergence: On being Latino, Becoming a Democrat, and Getting Active [J].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6(3): 205-228.
- [15] Geron K, Michelson M R. Latino Partisanship, Political Activity and Vote Choice [M]//Latinas/o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 the face of América. Springer, Boston, MA, 2008: 325-339.
- [16] 师嘉林. 当代美国拉美裔移民贫困问题探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72-84.
- [17] 强舸. 美国政治中的非法移民议题: 基于主权视角的分析[J]. 国外理论动态, 2018(5): 114-126.
- [18] 李其荣. 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与美国移民的发展趋势——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亚洲和拉美移民为例[J]. 世界民族, 2004(3): 49-58.
- [19] 冯峰, 谌国庭. 拉美裔移民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及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J]. 拉丁美洲研究, 2008(6): 3-9.
- [20] 陈奕平. 当代美国西班牙裔人口的变动特点及其影响[J]. 世界民族, 2002(5): 37-49.
- [21] 姬虹. 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J]. 拉丁美洲研究, 2021(6): 21-41+155-156.
- [22] 钱皓. 美国西裔移民研究: 古巴, 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23] 王瑟. 拉美裔美国人对特朗普的态度差异[J]. 世界知识, 2017(6): 10-10.
- [24] InstitutionBrookings. America's Electoral Future [EB/OL].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americas-electoral-future-3>, 2022-06-15.
- [25]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DB/OL]. <https://www.census.gov>, 2022-6-5.
- [26] Frey W H. Diversity Explosion: How New Racial Demographics are Remaking America [M].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8.
- [27] 郭馨怡, 谢韬.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 2000~2020年[J]. 国际政治科学, 2023(1): 1-33.
- [28] 任坤. 21世纪以来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探析[D]. 国际关系学院, 2020.
- [29] Igielnik R, Keeter S, Hartig H. Behind Biden's 2020 Victory [J]. Pew Research Center, 2021.
- [30] InstitutionBrookings. What the 2020 Census Will Reveal about America: Stagnating Growth,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Youthful Diversity [EB/OL].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what-the-2020-census-will-reveal-about-america-stagnating-growth-an-aging-population-and-youthful-diversity>, 2022-6-15.
- [31] 刘颜俊, 李宗健. 超越“黑与白”: 美国少数族裔间的政治合作与冲突[J]. 美国研究, 2023(5): 28-59+5-6.
- [32] Pew Research Center. In Changing USE lectorate, Race and Education Remain Stark Dividing Lines [J]. Pew Research Center - US Politics & Policy (blog), 2020.
- [33] 张代雄, 万晓宏. 1965年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参与选举政治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2(2): 60-73
- [34] United States Code (2011 TitleEdition) 8-Aliens and Nationality Chapter 12-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EB/OL].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11-title8/html/USCODE-2011-title8-chap12-subchapII-partII-sec1182>.

htm, 2022-06-20.

- [35] Shrider E A, Kollar M, Chen F, et al.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0 [J].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2021: 260-273.
- [36] Kochhar R. Latinos' incomes Higher than before Great Recession, but US-born Latinos Yet to Recover [J]. Pew Research Center, 2019.
- [37] 蔡鸿. 理想还是现实: 解析“美国梦”[J]. 国际政治研究, 2023, 44(02): 60-84+6-7.
- [38] Budiman A, Noe-Bustamante L, López M H. Naturalized Citizens Make up Record one-in-ten US Eligible Voters in 2020 [J]. Pew Research Center's Hispanic Trends Project, 2020.
- [39] Pew Research Centre. Mapping the 2020 Latino Electorate [EB/OL].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interactives/mapping-the-latino-electorate>, 2022-6-25.
- [40] 蔡鸿. 美国拉美裔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研究——基于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J]. 美国研究, 2022(4): 73-94
- [41] Pew Research Centre. The ways Hispanics Describe Their Identity Vary Across Immigrant Generations [EB/OL].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9/24/the-ways-hispanics-describe-their-identity-vary-across-immigrant-generations>, 2022-6-15.
- [42] 陆杰华, 王笑非. 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政治格局的潜在影响探究——基于多数据源的考察[J]. 学术研究, 2022(12): 72-78.
- [43] Pew Research Centre. U.S. Hispanic population growth has leveled off [EB/OL].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03/u-s-hispanic-population-growth-has-leveled-off>, 2022-6-15.
- [44] 唐慧云. 2020年美国大选与族裔政治[J]. 美国问题研究, 2021(01): 133-150+217.
- [45]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Democrats Lose Ground on Key Issues, WSJ Poll Finds [EB/OL]. <https://www.wsj.com/articles/wsj-poll-biden-ukraine-inflation-midterms-11646975533>, 2022-6-15.
- [46] Center P H.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 ~ 2050 [J].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February, 2008(11).

Latino Popul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Underlying Causes

LU Jie-hua, GU Yu-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2020 U.S. census data, Hispanics / Latinos have surpassed blacks to become the largest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ir high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his change in ethnic structure is bound to have a mor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dem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value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ispanic / Latino population an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based on the U.S. census data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spanic population has grown steadil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nd will continue to grow at a high rate in the future, becoming the primary driver of population and minority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re is a serious mismatch between Latino popul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lev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stance. On the one hand, due t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Hispanics have insufficient qualifications and low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lectoral politics and concentrated in certain electoral districts. Therefore, the Latino voter power has not kept pace with population size, severely affecting its political expression as a minority. On the other hand, Hispanics have many sub-ethnic groups, whose party positions are different or even opposite. Moreover, there are distinct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group, resulting in blurred ethnic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he failure to develop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olitical unity similar to that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resulted in further frag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voice. Overall,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tance, the influence and its direction of Latinos is still in flux and the change of the role of Latinos in election politics is the result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olitical behaviors.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mismatch between Latino popul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reflect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of national demography.

[Key words] Ethnic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Hispanic; Latino; Electoral Politics